

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TS443/2108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四目錄

序

薛文清先生讀書錄纂要序

趙儕鶴先生閒居擇言序

顧端文先生罪言序

蔡汝濱先生語錄序

金伯玉先生語錄序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答問序

熊敬菴閑道錄序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曹厚菴居學錄序

曹厚菴書紳錄序

李梅邨拳拳錄序

讀禮偶見序

小心齋劄記序

王弇州先生劄記序

學規彙編序

嚴既方先生嗜退菴語存序

南牖日牋序

楊忠烈先生文集序

張湛虛先生雲隱堂文集序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文集序

金息齋先生文集序

張玉甲文集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四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序

薛文清先生讀書錄纂要序

建功立業摛詞振藻熠燿人寰者代不乏人而道德性命之統不歸焉君子雖雅稱之而或惜其學之未至也余俯仰孟軻氏以後道統之傳漢有董仲舒隋有王仲淹唐有韓退之至宋而周程張朱尤得洙泗之真脉元許魯齋繼之明之學者如曹月川胡敬齋



蔡虛齋林次崖羅一峯羅允升顧涇陽高存之指固
不勝屈而薛文清公尤爲第一人其天資穎秀得之
稟賦者固優而沉潛淵粹力學篤行若得及聖門當
不在顏曾下然余卽其書以測其所學固已可列于
游夏閒矣近得讀書錄二十餘卷朝夕披讀研究奧
旨見其詳明切近總以顯揚性善之理本於太極無
一言雜於功利入於老佛信哉其爲醇儒而續道統
之嫡傳者也乃錄其要者存之因付剞劂倘學者因
言考道則窮理盡性至命不外是而得之矣

趙儕鶴先生閒居擇言序

趙儕鶴先生幼應大星而生下筆爲文章妙天下其
時際明運之盛與南樂魏懋中長垣李于田通州李
修吾江右鄒南臯諸公以道德節義互相砥礪一時
海內望爲祥麟威鳳途出趙郡者未嘗不過鄙上而
聆其謦咳分其片札以爲榮逾華衮也迨其晚年起
任總憲晉冢宰剖露良心連茹衆正適值逆璫擅權
奸人比附楊左諸公殞命北司羣賢一網打盡先生
遣戍代州卒以老死邊陲故先生之進退關明運之

盛衰非偶然也先生林居時未嘗一日廢書擇言一
帙亦其晚年所著中多獨見之語切實體認非欲依
傍他人門戶者余擇其言之要者錄出與天下其之
以見心學者氣節之本先生之學可謂身體而力行
之矣彼楊子作法言而失身於王莽馬融作忠經而
比匪於梁冀平居竊仁義道德之緒論及利害當前
而脂韋絜櫛之不暇茲其人爲何等也余生也晚余
毋張太夫人乃先生之甥也成童時提攜至鄙猶望
見先生顏貌飄飄若神仙中人嗚呼先生豈徒文章

氣節之士也哉

顧端文先生罪言序

聖人之道本於天。天有太極，故有陰陽五行。周子曰：陰陽一五行也。五行一太極也。天地之所以常存，萬物之所以不滅者，太極而已矣。聖人有見於此，乃揭示天下後世曰：性曰降衷，下民曰有恒，而虞廷有危微之傳，究之心與性，非有二也。孔孟至善之說，實昉於此。自陽明有無善無惡之說，而天下之好異者紛紛趨於禪宗，莫有敢指其非者。顧端文先生乃於羣言淆亂之時，大聲疾呼，力辨其訛，而後天下之學者

始曉然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余嘗曰謂無善無惡者
心之體亦可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乎知心性之合
一者人心不得與道心參而太極之體昭昭矣陽明
爲嘉隆閒名臣其功業爛然自可稱述若學問之閒
關乎天人治亂天泉橋上之言係告子之剩論子與
氏辨之先生故不得不辨之也陸象山之學涉於頓
悟朱晦菴猶目之爲告子况公然紹述而爲之樹赤
幟者乎善乎先生之言曰無善無惡四字就上面做
上去便是耽虛守寂的學問弄成一個空局釋氏以

之從下面做將去便是同流合污的學問弄成一個
頑局鄉愿以之空局之與頑局其爲世道人心之大
害一也先生烏得不辨之哉先生之功大矣而乃曰
罪言此亦春秋之微旨也愚不揣固陋爰述所聞發
先生之意以告天下後世之言心體者

蔡汝濱先生語錄序
余幼聞瘦陶有汝濱先生能闡明聖賢之學作書院
訓四方來學之士又設義田贍族黨建開濬渠興水
利以惠梓里心竊慕之然未得見其所著書甲午夏
過蘭若有先生語錄四冊溷淆塵土閒無過而詢之
若余展閱大義喟然曰是汝濱先生自述其生平得
力處也夫汝濱爲名侍御抗節批鱗肅察貞憲旣而
優遊林下孜孜然著書立說啟誘不倦其中之所得
誠有大過人者然吾考明之學者如胡敬齋章楓山

蔡汝濱先生語錄序

余幼聞瘦陶有汝濱先生能闡明聖賢之學作書院
訓四方來學之士又設義田贍族黨建開濬渠興水
利以惠梓里心竊慕之然未得見其所著書甲午夏
過蘭若有先生語錄四冊溷淆塵土閒無過而詢之
若余展閱大義喟然曰是汝濱先生自述其生平得
力處也夫汝濱爲名侍御抗節批鱗肅察貞憲旣而
優遊林下孜孜然著書立說啟誘不倦其中之所得
誠有大過人者然吾考明之學者如胡敬齋章楓山

王龍谿羅近谿楊復所諸公指不勝屈或純或疵皆爲世所稱述而未有及先生者乃今讀先生書則純正和平與胡敬齋章楓山相伯仲而勝于龍谿復所遠矣蓋其學以性善爲宗以知行德業合一爲進修之要而尤以明先王之道禁邪說之非爲興利除害之大端知言哉昔宋儒論人多刻覈而不適情若先生之尚論則精詳而溫厚取長棄短以是見先生德器優容注度千頃倘得居三事之列必能轉移世運底於太和而不屑屑於功利刑名之術者先生自述

其聞道於湛甘泉先生信乎其學之有本而可以嘉惠後學羽翼經傳也先生之孫子虛爲余同年友能繼述先生之學因余數數稱道先生求余刪定批評遂重梓而新之先生之學其再興於燕趙間無疑也

教重林而疎之矣主之學其丹與然燕然則無幾也
然其求主之學因余始獲味其主求余世武游而
庶幾學其然燕然也主之將下取余司乎文則
其間強林燕然也主之將下取余司乎文則

金伯玉先生語錄序

余為諸生時偶見金伯玉先生疏章侃侃有浩然之
氣既而聞其死皇城玉河內心竊壯之

國朝定鼎後余會疏請褒錄幽忠時

祖章皇帝正愍念明末死難諸臣遂可其奏余雖未識
先生面不可謂不知先生之心也今復讀先生所傳
語錄而後知先生之學為有本先生之學心學也錄
中所載何何收歛退藏非所謂闇然日章者與先生
與朱勉齋稱莫逆交而勉齋殉難雲中皆由於講之

有素故不以生死動其心文山不云乎孔曰成仁孟
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仁義者人之本心人之
天性也臨事失其本心違其天性而託聖賢之言以
自文人信之乎若先生者言顧行行顧言無愧聖賢
無愧已心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荅問序

余生燕趙之邦樂與賢豪長者遊每聞忠孝廉節激
發震動可悲可喜之事輒數十年不去於懷又好逢
人稱說或爲人所厭聽至遷延欠伸余猶津津擊節
不置也憶公車過保陽渡白溝望楊忠愍公墓隕涕
如雨拜瞻祠下取駁石痛擊祠前鐵偶人趙文華嚴
世蕃等行道之人錯愕莫解余與二三昆弟狂歌上
馬竟去旣而仕京師則聞公之同邑人孫鍾元先生
於楊猶龍又得讀先生乙丙紀事提攜左右滄胥廓

園二先生於顛沛困危中險阻憂虞畧無瞻顧先生異人哉先生之門人魏蓮陸適以先生歲寒居荅問問序于余嗚呼余嘗惡人之言行不相顧以名教自文其淺陋而其所行無幾微之克肖徒爲世所詬病若先生者行而後言之者也行之而後言言太極言定性言朱陸言良知何莫非忠孝廉節之續紛馥郁者乎先生講學百泉之上從遊者皆海內大賢其著書鴻富茲集卷帙雖少而雍容氣象儼然如覩有德者必有言非言也德也余于先生徵之矣若夫無言

之旨見聞之知軻之死不得其傳而濂溪諸公傳之者余似有所悟於中他日願見先生一就正之陶淵明不云乎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熊敬菴閑道錄序

聖賢之學躬行爲急著述立說其末也自講學者紛
紛而去道益遠道本光明也或以講而反晦道本正
大也或以講而反鑿嗚呼豈聖經賢傳可不遵而猶
須多議論以相尚哉雖然學之不講聖人憂之當羣
言淆亂之日正不可不急講焉以正其謬排衆議以
定一是引之于光明正大之域則明道之功實與行
道相表裏孔孟而後斯道之傳其危如綫周濂溪一
出羣議頓息倡明絕學開有宋諸儒之先而元之趙

復自姚樞軍中北歸闡明伊洛之學時稱江漢先生
蓋亦楚產也敬菴熊子承二先生之後毅然以斯道
爲已任又與黃岡曹厚菴相爲磨切既通籍爲詞臣
居長安徵逐之地門如冰雪公卿罕覲其面取宋元
明以來理學之書窮研搜討無閒宵晝條分縷悉洞
厥委源茲以閑道錄示余讀之大抵以性善爲宗以
倫紀爲準以窮理爲基以主敬爲要一一步趨考亭
期於實踐不以渺論爲名高至於辨異端排曲學斷
然無所寬假豈不力大而思深者與夫道者治化所

從出也空言不適於用君子無取焉敬菴以明體達
用之學爲斯世模楷一時負笈從遊之士崇尚實學
彬彬質有其文廣勵人才以佐

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讀爾道錄思過半矣余於癸巳

年著有約言錄丙午年復著有聖學知統錄大指在
乎明善格物而以敬義爲立德之要得此錄乃益有
以自信也以是爲學者躬行之標準豈但曰文辭爾
雅剖晰精詳已哉

聖天子蒞茲對越於天而後教於民也
聖天子蒞茲對越於天而後教於民也
聖天子蒞茲對越於天而後教於民也
聖天子蒞茲對越於天而後教於民也
聖天子蒞茲對越於天而後教於民也
聖天子蒞茲對越於天而後教於民也
聖天子蒞茲對越於天而後教於民也
聖天子蒞茲對越於天而後教於民也
聖天子蒞茲對越於天而後教於民也
聖天子蒞茲對越於天而後教於民也

曹厚菴居學錄序

曹君厚菴崛起荆黃閒而振鐸成均闡明學脈纂述
五大儒語要海內宗之宦長安十餘載所居不蔽風
雨繩牀布被圖書蕭然未嘗妄交一人妄出一語蓋
昭昭乎省察克治不欺暗室之學也受

世祖章皇帝眷最深而厚菴亦殫心厥職日以唐虞到隆

之治爲經筵啟沃之資然璵密不洩人終莫知也甲
午以前作居學錄一卷取先儒之所長而亦不攻訐
其短其言一軌於正洵後學之津梁也昔元許魯齋

教授蘇門大闡程朱之學厥後拜國子祭酒每有陳奏世祖輒嘉納之退則皆削其草生平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佩其言終身不敢忘今厚菴其繼起者歟何其窮達如一轍也自明末以來理學之失傳久矣幸際盛明之會天下漸有翕然丕變之機而又得厚菴起而躬承之於以拯人心之陷溺爭絕續之道統將數千百年有攸賴焉而僅一時之轉移成就已哉

曹厚菴書紳錄序

昔余與厚菴長安朝夕號爲良友其居學錄一帙余嘗取之彙於雅說集中特以世之向學者少故未輕出以示人不幸甲辰歲厚菴逝世余曾有詩弔之蓋痛斯道之失人而余有離羣索居之嘆也丁未春爾唱盧子持書紳錄以告曰此傳所聞見於吾師者也請先生序之余惟理學二字世所不樂聞譬如魚在水中而不知爲水鳥在空中而不知爲空也亦足異矣今厚菴見道真切其言性善言物格皆有合於先

賢之的指論太公望散宜生與余知統錄合而謂顏
子不改其樂從戒慎恐懼中來謂明德與仁皆心之
妙用性原不睹不聞見此之謂見道聞此之爲聞道
龜山三先生指訣在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非其見地
親切能一一道出乎嗟乎學之不講久矣而上天厚
愛斯人亦終不欲泯滅故往往於晦明絕續之間篤
生數人以續其脉厚菴倡之爾唱述之一堂授受詎
非斯道之羽翼哉吾嘗訪閩中志學者於陸咸一咸
一首以爾唱對爾唱其由此益加精進也考亭在望

庶幾升堂入室焉

李梅邨拳拳錄序

春日兀坐小齋李子梅邨八

覲北上出所著拳拳

錄請曰先生其有以教我余受而卒業不禁喟然嘆

曰學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其弊在於侈言超脫而不

尚持循如異端之所謂頓教者奉之以爲不二法門

是烏知心性之理也哉故繼善成性之指闢於夫子

而發揮之於思孟道本廣大人自隘之強分人我妄

生畛域亦何益哉隋之王仲淹唐之韓昌黎不可謂

不見其大也考亭之詳密象山之明敏不可謂不同

其歸也卽人卽天卽下學卽上達以本該末以始括
終用力於神明之地而終身無所忽焉無所昧焉道
如是而已矣今梅邨閱書不下萬卷晰義已及十年
疑而悟悟而復疑而今且劃然大悟矣觀其名集曰
拳拳蓋已有見於天命之性之爲至善而服膺於顏
氏視聽言動克已復禮之學矣復之不遠尚持循不
侈超脫其於聖賢之道奚啻水乳之合針芥之投哉
余嘗謂萬古人同一性不可以氣質清濁自生分別
安於暴棄而不勉強砥礪以求至於聖賢讀梅邨之
錄而益嘆駑馬之不前鞭策之不可弛也炳燭之光
敢以老而廢學乎

讀禮偶見序

聖人之道聖人之禮也故中庸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敦厚以崇禮後儒如董仲舒文中子張橫渠朱晦菴皆見得此意而曲學每岐而二之於是尊性命者求之幽深藐矩度者視爲弁髦中行狂狷不可復見而無忌憚之小人與賊德之鄉愿接踵而起於世矣非命世鉅儒孰能砥狂瀾而障之乎許子典三學優入室德不踰閑兢兢然體仁行孝以爲天地萬物之根以爲淑身善世之具而其用則見之於

禮潛心考究直抒所得斟酌於天理人情可見之施行可垂之永久是誠羽翼經傳扶進皇極之要書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是也至于闡發聖學高明精微有關極至發先賢所未發又皆禮之真意也故總名之曰讀禮偶見昔者夫子設教曰約禮與顏子論仁曰復禮治世治心總不外一禮也許子之學純矣許子之見卓矣非仁人孝子焉能言合於經如是乎蓋有參柴之性而輔之以游夏之文殆天篤生之以振興斯道也與吾是以讀之而敬服不能已也

小心齋劄記序

顧涇陽先生講學於東林一時海內賢人君子翕然從之望若麟鳳言比芝蘭雖東漢之郭林宗李元禮不能過也涇陽先生官都下時與趙儕鶴魏懋中李修吾相友善厭江陵相之勢炎薰熾思濯之以清冷其所由來正矣然由此塗徑遂分流及熹宗之朝僉壬得志彼其之子以東林講學爲詬病假僭傾陷祖述故智卒之羣賢受禍害及國家噫烈矣哉要之先生講學以明道何負於世道人心亦何負於國家也

時移事變俱付滄桑而先生之書不廢閒中披閱喜其持議之正羽翼先賢而力闢陽明無善無惡諄諄不已有功於世甚大於此見先生之真能小心也因擇其要者錄之使世之尚論先生者知先生之理學實足以發聖賢之蘊而非徒踵氣節於東漢之名流也

王弼州先生劄記序

夫士人讀書萬卷能不為古人所欺此固當以識勝也乃學者不失之粗則入於腐談心學而無得於大中之秘論用世而無見於經權之宜均無當於讀書之識也有明三百年來才德諸臣蓋亦蔚然可紀而以豪傑之才抱經濟之畧者余尤推弼州王氏使斯人也而當土木之變必能為于忠肅捍禦之功際宸濠之亂必能抒王新建戡定之猷若効力邊陲馳驅南北亦必能為威寧麓川之績無疑也所著四大部

稿如陸海神臯足供數載游覽而劄記一編尤其生平得力處獨覽曠懷有內聖外王之旨焉余素寶之欲以公之斯世謂得此一帙已足廣讀書者之識更不必復問四大部稿可也

學規彙編序

學至紫陽夫子而孔孟相傳之意燦然復明於世如永樂時纂修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諸書海內喁喁向風其後漸以衰微皆由異學邪說簧鼓亂真又舉業之家志在利祿出入口耳罔有得於身心余嘗怒焉憂之上書言學政諸事亦既稍稍見之施行矣聞中復與二三友人論及教法每扼腕於典型之已墜友人曰淵源可接芳規何難復哉且既已知之而復秘之良非愛人淑世至意余曰舊聞是輯願聞命矣

師心自用則何敢承乃彙紫陽白鹿洞學規及平州
甘泉韜頴諸家而附之以已所纂述知性十八篇大
約此編之指以復性爲要而性理原無內外故舉業
德業未可岐視爲二要始終勿怠以底於有成而
已槐涉之間吾黨篤志大雅者蒸蒸日上進願以此意
其圖黽勉庶克紹先賢而且無負於

國家風厲學宮至意也

嚴旣方先生嗜退菴語存序

學者讀書懷古咸欲致身華廡樹功業於當世而時
命艱於一遇託空文以自見如司馬相如楊雄之著
爲賦謝靈運李白之詠爲詩以瑰麗雋爽猶足以蜚
聲譽傳不朽而况好學深思秉德不回之君子乎余
昔下帷鄙南卽聞浙有嚴旣方先生者天下奇士也
覃心著述味道之腴顧山川修阻無由溯洄從之迨
入仕途與存菴嚴子握手定交數數述其先人家學
余心焉嚮往猶未得讀其書也迨請告歸里存菴始

以嗜退菴語存見寄誦之既卒業作而嘆曰其性命之微言名教之樂地也乎迹其內編一卷持身接物經世濟變之道罔不備舉而尤以立誠爲本高識爲用此先生之學之所見端也夫天下事非誠不能動非識不能照誠以運識茂不濟矣至其論學也尊考亭而不斥象山尚河津而不黜餘姚道在人倫日用極於何思何慮深明葱嶺本末而終不惑於虛空法界之說可謂卓然獨立見聖賢之蘊奧者也竊以爲此一編也可以廢近思可以續小學其加惠後學者

良非淺鮮使其馳驅當世翊贊

皇猷房杜姚宋之業何難追踪古昔而鬱鬱以韋布老

也豈不惜哉然先生之學傳之於存菴而存菴之學足以繼先生而振起甲辰大魁天下二十年來懇懇講幄敷陳無隱稱侍從名臣視夫藩溷設筆仰屋視椽窮年思索而無補於世教者亦相去逕庭矣而揆厥所由果誰氏之貽耶昔宋景濂方希古崛起兩浙文章爲一代所宗而學皆有本旣方先生其繼起而雄峙者歟漢人唐溪典稱延篤曰若使尼父更起於

洙泗君當編名七十其先生之謂乎余服膺抽繹不忍釋手因爲之序而與海內共見之

南牖日牋序

暇日過能仁寺百貨駢闐書賈攤書石砌上中一卷塵蒙尤甚發而眎之武水王佐之先生南牖日牋也購置案頭每公退抽繹數條如入羣玉之府如躋仙人掌之峯濂洛關閩洞見原委西竺東王咸指偏弊嗟乎隆萬以來學者悠謬離岐也甚矣而此牋獨得其正博而約收之深而顯出之不拾人牙後唾曹峩雪所謂不以有限之陰供小枝不以無本之學誤生平者豈虛語哉因嘆世儒依傍門戶徒馳騫相引重爲

名高而篤志沈邃之士不尚聞達乃能窺理道之奧
宥如先生者可不謂豪傑之士哉然而先生之書余
始雖未獲見之而及今猶幸見之恐四海之大六合
之廣名山石室之藏所在多有而卒以名位不顯遂
致淹沒者是始終不得而見之也是則有望於當世
之網羅放失者也

楊忠烈先生文集序

嘗讀明季諸書至楊左諸君子以忠節被害死未嘗
不涕泗交頤有郭景純投筴之嘆曰嗟乎善人國之
紀也忠言道之典也滅紀廢典其可久乎昔李杜隕
身於漢室楊左奮節於明時並以元黃之戰致世運
顛覆揆厥所由今古同軌矣猶記兒時讀書先君子
側每見邸報則憤憤不平或驚叫失色余因恠而請
焉先君子愀然曰童子烏用知此然余時已竊知楊
忠烈先生爲正人第一繼以擊奸爲逆璫讐殺心甚

恨之使當時能早用先生之言殲除閹豎俾海內正人拔茅彙征亦何至二十年後國事大壞遂以淪亡哉興言及此往事已不勝嘸時移事變獨有遺編殘瀋足供後人憑吊而先生產於楚其遺文亦在楚直指使者李君望石自楚還蒐采而補輯之以一編示予讀未及竟耿耿長虹之氣如在屋梁落月閒烈矣哉先生之所爲也吾聞嘉靖時忠直最著者如忠愍公丹誠激發日月爭光而先生生于陽九之季遇害尤慘豈清白子孫之苗裔耶何世有高節異時異地而同揆與余旣慕先生忠節又嘉李君之意將付之剞劂以廣其傳夫先生之忠節固不待文而傳而况其文又足以傳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而興起者其在先生之人乎先生之文乎

張湛虛先生雲隱堂文集序

雲隱堂集者相州張湛虛先生所著也先生由進士起家縣令以循卓考選諫垣直聲震天下游陟京卿擢兩粵總督功績懋著遂內召爲少司馬晉兵部尚書總督薊遼既而先推之張福臻至先生議別用適二親年高疾作請假送親旋丁憂里居流寇遂陷河朔入京師先生東走海上南渡淮僑寓燕子磯值馬士英阮大鍼用事忌先生之才且先生與黃石齋劉念臺交切蘭臭尤其所排擠故不肯推轂日以報復

恩怨爲事藩鎮相攻人心瓦解

師渡江平定南服先生乃從容北歸以終制請優遊林下十有三年而終世莫不嘆先生之爲完人且羨先生之福德深厚而余讀其遺書低徊嘆息猶以爲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者不盡於此也先生人品學問最高文章經濟俱裕胆識兼長擇友最慎其於天下事揆度審處曾有成竹風發雷起可以撥亂及治濟芻扶傾而當九有鼎沸流氛射天之時乃置之濩落無用之地此天數也先生且柰之何哉余生也晚未

及從先生遊然余友楊猶龍申鳧盟殷伯岩皆數數稱先生於余此三人者先生皆友之又讀青壇成相國鍾元孫徵君之序如見先生老成典型至讀先生之嗟隱賦抗顏古昔慨想巢由棄功名於刀俎之際甘糠粃於絕粒之秋鷄林鶴峙鷗渚鴻遊信吾生之行休覺忘機之可樂真所謂自爲寫照者矣大約先生之爲令也似元魯山陳太丘其爲諫議也似魏鄭公韓魏公其總制百粵也似韓襄毅王文成而其晚節徜徉於山光水影殘花枯碁之間則又似陶靖節

白樂天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若先生者可謂出處不失其正者也先生之嗣上若在木天與余數相過從而令孫子大又與余猶子勰同鄉薦癸丑春正公車之役乃以先生文集屬序余故論述之若此俾千載之下過滏水者憑吊唏噓而思先生之為人焉若先生之立言銘旂常壽金石與功德並傳不朽又不待余言之娓娓也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文集序

文亦難言矣古今之爲文者奚啻數千百人而傳於世者固寥寥也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以及陳阮潘陸任沈邢魏此皆有意爲文者也今世所尚者惟此唐宋八大家之文耳八大家之中昌黎能因文以見道然亦未免有意乎爲文也若夫無意於文而文自工者惟周程張朱數子耳周子之太極程子之易傳張子之西銘朱子之奏議論序皆不事聲悅藻飾而燦然犁然理至者文自不可易也子曰辭達而已

矣說者以爲文不離質得其中也而世之學者鏤心
鉢日搜竒考異每薄濂洛關閩以爲此特說理之言
文則必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之疎宕典蔚也
不則如陳琳阮瑀潘岳陸機等之華瞻駢麗也不則
當如韓昌黎柳柳州歐廬陵蘇眉山之錯綜變化也
是則知其一不知其二見雕績黼黻之美而遂謂裘
褐非衣之適乎聞笙鏞祝嘏之音而頓忘土桴之非
樂乎以是諧於天下人之性情性情則未也容城鍾
元孫徵君生平落落大節屹立不磨不淄素以劉繇

修胡敬齋自期許隱跡蘇門教授生徒耄而好學初
無意於爲文而自壯及老隨所涉歷子弟彙鈔勒爲
一編蓮陸諸公爲之捐貲鈔本合其問荅醇備無疵
居然全豹以繼靜修先生之後無疑也徵君爲濂洛
關閩之文而謂有異於班馬韓柳之文哉徵君年八
十餘矣靈光巋峙海內以爲河朔遺老他日史臣之
傳其亦有所取於此云

徵君傳

金息齋先生文集序

文章自六經語孟而外當首推左丘明屈原司馬遷
班固爲嫡派而韓文公起衰八代歐曾三蘇繼之茅
鹿門先生遂有八大家之選自是海內操觚之士咸
知所崇尚焉譬諸山六經崑崙也左屈班馬五岳也
韓歐諸家則亦峨眉九華天台雁宕之屬矣譬諸水
六經星宿海也左屈班馬四瀆也韓歐諸家則亦涇
渭汾汴之屬矣其他風雲月露軋茁險恠迂腐餽飭
散漫悠謬號爲文者不可勝紀要之不可以言文也

余自舞象時卽聞息齋先生爲邢州太守吏治循卓
固不待言而加意作人化媿文翁時心切嚮往之其
後二十餘年乃得與先生同朝又寓居相近數從先
生請益先生亦樂於接引論及文章一道未嘗不嘆
時尚之浮靡也及叩先生之生平得力處未嘗不言
八家之典型可式也余益心折然是時先生旣在政
府余方長憲西臺窺豹一斑莫睹美富迨己酉秋先
生之孫大年爲德州守出先生全集命余爲序夫以
先生之文之未易窺測也諸先生業已序之余何庸

復贅曷卽先生之論文者爲先生序之可乎先生之
言曰文以理爲主氣爲輔而不可離乎法又曰文之
不朽於天地閒者理爲之主法爲之輔而已矣又曰
法度之文如大將用兵如士師用刑又其序李習之
全集曰以仁義之旨求之庶幾不失作者之意序尹
河南文集曰文貴簡而能爲簡者非易言嗚呼讀此
可以知先生之文繩準於八家而陶鍊於左屈班馬
究其原本實出於六經語孟錯綜變化有倫有則卓
然稱古文辭焉先生爲鹿門先生之曾外孫通經學

古淵源有自宜其文之所詣高深廣大矩度淳雅無偏無駁一至於此也先生位至三公燮理弘化寅亮天工我

朝定鼎履載天下涵育羣生先生翼贊之力爲多鞠躬盡瘁夙夜匪懈常以懼之一字自盟於心而又以之勗勉同列故始終荷寵遇于不衰易曰謙謙君子利涉大川書曰恭儉惟德作德心逸日休先生有之立言由於立德先生之文蓋與道爲一矣

張王甲文集序

天運邇隆有聖君主持於上則必有賢臣輔翼於下而尤賴有正大真醇之儒於古昔聖賢心學之傳講明而闡釋之然後道統與治統相維而成久安長治之盛此歷代所以尊崇而矜式之而越在有宋則周程張朱爲最著說者謂其得孔孟之心傳續千古之絕學誠非誣也然非真知灼見尊信而不惑奚克臻此哉張君王甲系出橫渠後自其先世徙居京師家學淵源卽以西銘正蒙爲窮理盡性之階梯入籍以

後宰試武林典禮南宮俱有賢聲視學三吳三吳爲文章淵藪往者士子競好綺靡工於鞞悅張君則力追古道以致知力行之學身先多士而猶恐其無所緣以入也復著孝經衍義儒宗理要二書俾之循誦服習不爲岐途所惑而東南之士風無復有風雲月露之續紛矣遷蜀少叅有滅寇功補任青齊齊俗習於舊染難以猝治如鬪鷄走狗六博蹴踘以及師巫咀呪淫祠誕說之流不可勝紀張君深念王政之大當先教養故蒞任以後惟漸次爲之勸諭而譬解使

之盡棄其舊而謀其新而異端曲學尤在所禁其要在敦學校重農桑崇孝弟興教化使人皆知繼善成性之本指以不至於放僻邪侈而已此豈非明體達用道統與治統相表裏者乎至於五經之論三教之說朱陸之異同諸子之繼言分別取舍皆窮源極澗而其文章如布帛菽粟自然典雅光氣璀璨又其餘也向者余亦嘗從事於程朱之學矣今視張君之正大真醇持論不刑而猶覺余之僅得其邪節而未窺其精微也然或者且曰張君之學僅見於一方而猶

未及於天下也倘得躋公卿熙庶績理學文章沾丐
海內使海內之儒者皆知由周程張朱以定其趨向
而漸臻於孔孟之闡奧其於聖學不益高大而光明
乎噫治之興也自上達下化之行也由近及遠傳所
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今日者

天子方放黜浮靡敦崇實行安見張君之學不且由一
方而漸及於六合以內漸及於四海以外而因以導
揚太平盛治於無窮也哉吾是以信張君之為輔翼
世運之人也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五目錄

序

唐詩清覽集序

薛雨堂唐詩選序

宋轅文詩序

今詩溯洄集序

宋文康公王文安公選詩合刻序

楊猶龍詩序

梁玉立悠然齋詩序

巖顥亭張譙明諸子詩序

沈繹堂燕臺新詠序

張素存內翰詩草序

宋牧仲詩序

楊猶龍續刻詩集序

申鳧盟詩序

巖就思詩序

鄒黎眉湖北草堂詩序

王近微春署詩序

許傅巖詩序

且亭秋響序

張汝士詩序

耿惟馨詩草序

張越青留別詩序

傅歛齋工餘雜咏序

田髯淵遊燕詩草序

巖方貽詩序

陸次公北遊襍咏序

盧爾唱燕山吟序

顧升山詩集序

胥永公北征百篇序

潮陽殉節輓詩序

黃庭內景外景經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五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影編輯

序

唐詩清覽集序

兩漢後詩莫盛於唐蓋國家設科取士一代心力所聚而君相復有以倡之故作者比肩林立其間新聲曼衍有乖元音者固多若夫豪傑之士敦倫重節憂國愛民投姦樂善孤鬱不回之意亦必於是發之唐詩度越六朝者以此非止摠詞廣瞻也乃後人於詩

以爲酬應耳目快意適觀之具其所爭者在乎聲調
氣格六義之指缺然不講自唐人選唐詩諸集已開
濫觴高安擇而不精濟南竟陵波流日下使古人精
神不復表見於世風教淪沒失豈少哉余嘗發憤歎
息以爲古人既沒而可使復生良有賴於後人之論
述也試考諸家若李杜元白牧之仲武雖所作不無
出入然其持論必義存得失意歸諷諭言之無罪聞
者足戒流連光景非所嘉尚何至後世蕩然無存雕
金篆玉以爲工取青媲白以爲巧迺相沿襲求一言

之幾於道而不可得也余爲是選首推有唐一代興
亡治亂之故次察累朝賢不肖進退制度興革之由
再稽士君子立朝隱林之槩民物盛衰聚散之情然
後得其意之所在以爲去取蓋作者言志之本燦然
可觀矣本集各選采蒐始遍曹好不隨人棄我取光
景之詞固鮮若淫艷浮靡者盡屏不錄凡一歸於六
義美刺之旨而騷人深致亦往往有水乳之合焉太
白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尚
清真夫詩不清真不足言志不清則亦不真清覽名

集義取諸此至於諸賢之事跡議論可爲尚友之助
編綴卷末俾學者流覽亦論世知人之意也嗚呼六
朝固不足論唐與漢魏各有其時代人才不必相同
若謂後人必屈於前人則賡歌後無三百矣唐不及
漢魏亦氣格聲調之末論而言志者所弗取也由唐
人而溯洄之彬彬乎質有其文卽大雅可復興於今
日矣

薜雨堂唐詩選序

唐詩之選非一家矣有唐人選唐詩有後人選唐詩
如朝英國秀篋中及近日歷下竟陵皆選之尤著者
也然古選立意造論各該一端已爲識者詎病而歷
下或失之板滯竟陵或失之纖細故論者以爲高廷
禮品彙一書迥然獨步然而簡帙重大或有多而不
精之失則唐人之真精神不可滅沒者猶未能毫髮
無遺憾也吳先生爲清時名侍御批鱗折檻鐵面冰
心海內欽爲威鳳

天子重其風采乃其所自爲詩崢嶸穎異有錢鏐怒射
潮頭之氣而意旨必歸於和平風調必出於渾遠深
沈博綜力勁澤鮮余故嘆服以爲得於古者深矣茲
出其所選唐詩示余人以代別體以類從雖大勢因
廷禮之例然採滄海而獲明月伐南山而取豫章世
俗所稱道弗絕者往往見刪而妙義佳篇久在佚漏
者一一標出於是古人之真精神不可滅沒者始另
開生面而燦然畢陳於吾前誠風雅長城藝苑指南
也操觚之士得此而枕秘之豈復有下等詩魔入其

肺腑哉謂此爲唐詩定本可也

朱轅文詩序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則不有文章川岳之氣
 將黯淡無色也在昔明社崇文敷治龍門柳離二子
 振其英藻以黼黻一代之治其後李空同何大復李
 于鱗王弇州諸家並雄長詞林後先媲美郁然有章
 矣隆萬以後士乏懷古志識日卑精華果銳之氣半
 汨沒於八股帖括閒所謂化天下為學究殆非虛也
 至雲間陳李諸君摧陷廓清力為西京復古之文而
 宋子轅文實左右而為之前驅天下莫不知雲間之

學非雕篆佔畢之學而司馬遷班固李白杜甫之學也豈非本沃者其枝茂實厚者其聲宏哉然陳李數君者不數年閱俱已物化而轅文如靈光歸峙四方之學者以爲古道依歸乃轅文之學日以邵文日以奇其詩亦日以深且遠此其寄託之重蓋非偶然也轅文幼而孤得遺學于其先人常有憂患之思而又與諸子共爲古學敦尚風節故晚出而其名益彰茲者出其全詩示余有芙蓉出水之姿無鏤金錯彩之習豈非元音再作而鼓吹風雅者乎昔韓昌黎云神

聖之君旣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辨之士持簡操筆從而寫之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今

聖治聿新化洽南北制禮作樂日以蕃變則紹述雅頌追美商周非轅文孰與歸若其羽翼正始矩步先民爲海內詩人冠冕又不待余言之畢也

此詩內荷人賦長又不得余言之畢也
張美海風非辨又將與瀟湘其際與五
派華海外合所非備凱并樂日以春
滿天賦令
古林前將軍
之然外帝王
矣勝
之

今詩溯洄集序

曠華十丈塵裏簿書鞅掌日無寧晷歸而困憊偃臥
簞香齋中尋華山處士睡方門外有剝啄聲輒怫然
不樂豈復有拈鬚高吟之致然余於他書掩卷嗜臥
獨至於今之文人才士其所爲發抒性情欲歌欲泣
之什不覺投枕而起三致意焉嗟乎謂古今人不相
及豈盡然哉猶記前輩論文有云來春花鳥非復敗
梗枯枝詰旦風光豈是殘煙剩雨文固云爾詩亦宜
然自三百篇以後詩凡幾變矣衰於春秋戰國盛於

兩漢衰於魏晉六朝盛於唐衰於五代宋元盛於明
衰於萬曆以後盛於

皇清之初人心釀世運世運變人心良非偶然變而不
失其正則有心世道者之責也今海內言詩者頗多
然綺靡淫佻之習流蕩忘返比于蝮蛇蟲吟而憤激
悠謬之詞襍出不經亦豈鸞鳴鳳嘯耶將欲垂示來
葉釐正風氣難已余於唐詩有清覽之選凡言詩之
旨載于諸家詩話及余所著兼濟堂詩話中于我
朝詩有觀始之選一時操觚之流刮垢磨光剞精劇

目咸以大雅被服厥躬颯颯乎其盛哉數年以來復
有仕籍縉紳先生及蒞蘆中布衣賢士所作發抒性
情欲歌欲泣之什或得之投贈或得之選刻每有所
見不敢荒忽必擇其雅馴而意指雋永者令胥史錄
之赫蹠積日累月盈箱滿篋如入五都之市百貨駢
闐行山陰之道千岩競秀辛丑之春鍵戶無事大加
澄汰芟削存十之二雖集中諸人有識與不識然余
既與之生同世生同時矣今得讀其言志之作而聞
其欲歌欲泣之致抑揚感慨之聲或關於典禮制作

載朝廟之鴻猷或協于倫紀游覽拾香草之名物彬彬乎各有其義非無當於正變也詩不云乎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詩人好賢溯洄於方舟之間不敢言勞余茲溯洄於鉛槧之間豈敢薄視風雅使文人心靈淹沒無聞而不表揚于後世乎是余茲集之志也夫是余茲集之志也夫集既告竣因取詩正詩源時人諸刻論詩有合詩教者併錄于首使世之學者得以覽焉

宋文康公王文安公選詩合刻序

五嶽並峙於中原而嵩室居天地適均之間星應軒轅德爲物母往往篤生瑰瑋之人撐持世運其爲文章詩賦亦備淳淑清和之氣余蓋得之文康宋公文安王公云文康公以循良著聲任遵化巡撫值國朝定鼎後首卜金甌開創之業多所審定蓋以德重者而世鮮讀其詩文安公以書法特稱官禮部尚書蓋自中原板蕩騏驎中蹙詼諧玩世古狂故態一寓之于書併發之于詩世人能讀其詩而不得其所

以爲詩嗟乎詩者心聲也顧不可因此以思其人哉
余讀書中秘受知於文康公而大宗伯之子藉茅余
同年友也故嘗隨侍文安公清譙聆其言論因是以
深悉二公之爲人並喜讀二公之詩蓋文康公之詩
秀色可餐如赤城霞起玉山照人嘗自擬于儲侍御
而其實不止侍御也文安公之詩磊落英多如龍躍
天門虎臨鳳闕嘗願學於杜少陵而其骨已似少陵
也並駕齊驅奉爲雙壁豈有優劣之分乎况文康公
之長君牧仲枕籍騷雅沈酣三唐海內操觚之士莫
不推爲壇坫之長則中州人物自何子大復而後善
言詩者必歸於文康之喬梓無疑也余久寶之篋笥
友人見而悅之請刊布以廣其傳韓昌黎云李杜文
章在光燄萬丈長舉此二語以况二公誰曰不宜若
文康公之相業彪炳同于房杜著在國史余則詳之
他日茲不具論論其詩

無一足掛其胸中蓋有柱下史之風草玄不足爲也
以其緒餘出而爲詩則皆性情沈摯之章忠孝流連
之致每於時事升降賢否進退民物哀樂之際未嘗
不反覆頓挫愾然嘆息焉不祇登山臨水歌風嘯月
矜句字之奇險備追琢之能事而已也嗚呼此自得
其所謂真詩者而豈臆里之冶容邯鄲之學步所摹
擬其萬一與且楊子具知人之明而接引如不及其
所獎借皆天下第一流賢士大夫日輻輳於其門得
領其警咳者如觀勃律羊脂吉光鳳羽網珊瑚於海
底而飲甘露於金莖也然則楊子之詩又烏足以盡
其所蓄哉夫太行大陸之間往往生有異人遠不具
論近如趙儕鶴劉簡齋孫二如茲三先生者其人品
文品詩品皆足千古典型在望繼起而方軌並駕其
楊子乎余旣以此望楊子楊子亦不得不以此自任
也珠玉滿篋尚不欲出以示人宋玉叔申鳧盟諸子
皆強之曰有詩如是譬如涌千葉蓮百寶光明雖欲
秘之一室得乎魏子時在座中曰唯唯乃爲叙而刻
之玉叔諸子者亦皆一時之異才也

梁玉立悠然齋詩序

恒山嵯峨而東下滹沱分星宿之派右轉而至滄海
鎮州誠河朔一大都會也夫其山水奇所產人物亦
奇昔冢宰梁乾吉先生生際嘉隆之代文章德業吏
治武功麟麟炳炳著在國史時則余家少司馬子惠
祖以邊功捍禦西陲兩家勳名先後方駕不止以姻
婭稱莫逆也迄今百年玉立大司馬英英魁碩奮起
而紹先業受

世祖章皇帝付託久任樞密奇謀大畧多其勞畫海內頌

爲偉人中外倚以安危而其文章筆舌妙天下著之
爲詩者其緒餘也王立之爲詩不屑屑模擬三唐陳
蹟亦不屑屑取青媲白如近人彷彿于鱗七子等聲
調氣格之閒唯是枕籍六經沈酣諸史應制記事陳
大雅德音之辭咏物懷人備風人香草之義蓋燕許
大手而非元輕白俗郊寒島瘦之所得而企及者海
內之言詩者得王立一字一咏莫不珍爲天球河圖
空青丹砂而王立虛懷自損猶於公退之餘手披一
編吟哦不輟其詩之高華矜貴而不佻淵泓靜毓而

有本非偶然也昔者風騷以降漢魏下至六朝而詩
弊唐初乘一時元氣之會名公鉅卿起而振之開元
大曆之什由是不變今乘元氣之會起而振此道者
非他人必王立也昨歲集爲若干卷友人刊之於杭
而徵余言以序余自顧與王立爲髫鬣之交况數載
以來復承

朝

廷恩遇或同侍帷幄或共承飲讌王立之文章德業
吏治武功亦稍稍覩記其梗槩則於王立之詩或亦
窺豹文之一班而見吉光之片羽也夫王立之詩之

美而由於祖澤之厚與其身之文章德業則世之讀
茲集者其勿易言詩也夫

嚴顥亭張譙明諸子詩序

風雅之道關乎人之性情亦時運所出徵其盛衰也
栢梁登歌以後盛於建安曹氏父子虎視蕤林而仲
宣公幹偉長元瑜德璉孔璋諸君揚鑣分路時則西
園開讌南皮登臺可謂極朋友之歡倡和之盛矣沿
及六代作者闕出若庾鮑顏謝後先頡頏並擅時名
卽習近綺靡何得以是少之李唐復尚清真自陳伯
玉力挽頽趨踵事增華則有若楊盧四傑王孟諸家
迨李杜集成光燄萬丈錢劉嗣響亦其徵也有明白

伯溫季迪振徽於前而袁楊諸君和之洎弘正則有
李何邊徐數公嘉隆則有王李謝吳諸子一時才華
颺起若珪璋並陳埴篔叶奏猗歟休哉夫其盛也必
有數君子乘時端化倡明雅宗以發抒天地精英澄
湛之氣而其衰也遂曼聲雜進人置一喙狂瀾莫砥
世變繁焉豈掇辭揆藻者之過歟抑未揆其本也以
今觀譙明顯亭錦帆尚白諸公皆當世之篤於性情
者也擬議所構追美風雅卜子夏曰發乎情止乎禮
義四始之歸殆庶幾焉暇日以所彙梓近詩屬余序

余數從諸君子游觀其引繩削墨遣調馳情莫不涵
濡騷選憲章盛唐而北地信陽歷下弇州之盛殆掩
映而過之夫八音競奏總爲韶濩之聲衆俎遊陳前
貴鼎寶之味以是鼓吹元音掃除綺麗可也今
景運方昌諸君子追躅先民力崇正始饒歌朱鷺曲
備凱旋樂舞赤蛟祀巖刻廟金聲玉振一代制作將
有賴焉奚止凌轍開元睥睨黃初已哉

沈繹堂燕臺新咏序
燕臺之北，大梁之東，魏文成於此，昭烈興於此。其地之雄壯，其氣之磅礴，其風之凜冽，其景之蕭索，足以發壯士之雄心，而激慷慨之壯氣。余嘗讀史，而思其人，其人其地，其時其勢，其所以成其業，而垂其名於萬世者，豈易言哉！余嘗觀於此，而思其人，其人其地，其時其勢，其所以成其業，而垂其名於萬世者，豈易言哉！

沈繹堂燕臺新咏序

沈繹堂弱不勝衣，朗然如玉山，照人在翰苑中，為文章第一流。今

以才堪治民，乃授大梁千里之寄。蓋古者出為諸侯，入為卿士之意也。將行彙數年所為詩，示余。余正襟危坐而讀之，喟然曰：是何其溫厚和平，深有得於風人之旨哉！夫二南為正風，周召之所以宣王業也，邶鄘鄭衛諸國為變風，亦賢人君子感慨時事之所為作也。今繹堂分臬大梁，地瀕大河，所治者杞鄭之故

郊自亂離以後民之奢者思儉淫者思貞又連歲困於鍾畚之役望治之思迫矣必有學道愛人以先王之風整飭黎庶者乃足以更化善治繹堂真其人也吾聞聲音之道與政通繹堂之詩本於性情之正風調高潔故不爲婉孌之體綺麗之音而一復元古清真如李青蓮所云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則繹堂之詩豈獨稱雄於雲閒已哉卽以風示天下可也

張素存內翰詩草序

玉堂鸞坡文章之府也故文章之士必歸焉文而發之於詩文之尤易感人者也是以春秋大夫燕享之際賦詩見志而漢唐以來文人罔不厭飲於茲其光燄之盛者一時傾慕奕世傳誦焉乃說者謂詩必窮而後工彼東山豳風諸什行行十九首之作豈盡騷人逸士之所爲耶大約國家值昌大之運光岳氣關貞元會合則必有英偉魁碩之彥起而申暢之宗方城有云朝廷使可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

而麒麟爲構杙也壯哉言乎余於詞林諸君子雖謬
叨同署而東華奔走聆誨之時頗少蓋自癸巳甲午
以後諸同人散而官於四方或存或沒唱和之事遂
成絕響矣今年夏初張君素存以其所爲詩示我曰
公言詩已久必有以益我也余讀未竟而光氣逼人
若干將之燭於牛斗并刀之剪夫秋水也若驥褭之
不可羈勒而江河之一瀉千里也因喟然嘆曰是其
宜暢昌大之運而以文章名世者乎雖然詩之爲教
優柔敦厚足以和人性情故唐人謂天子近臣不可

以不親風雅其學之所自亦往往有傳昔杜子美謂
詩是吾家事而實本於祖審言蘇子瞻筆舌妙天下
而實本於其父明允今素存曲江風度玉山照人顧
循繚偃僂其身弱如不勝衣其言呐如不出口蓋本
於公選先生之教是其於詩也以秋實蔚爲春華而
非僅轡龍繡虎爲世人坵壇之赤幟已也余故述而
序之以質諸今之爲詩者

其對特前論其對人故對之亦難也其對而
必公選其主之對長其對信其對以對其對
其對對其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而實本然其對也今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其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以下其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宋牧仲詩序

詩之爲道大矣海內作者比肩林立而名家者尠何
也非積學不能作非深情不能作非大雅不能作其
弊亦非一端曰靡曰放曰僻曰泛曰蕩曰俗曰艷曰
腐曰湊曰漫是數者於詩之義蘊皆無取焉謂其有
所不足也宋子牧仲之爲詩久矣其天姿敏妙蒐獵
最博屬韻和聲宮商必諧稱名取類考証必確採華
擷實輕重必勻而內以達其自然之識外以通乎人
事之變學富情深歸於大雅而已矣往歲以柳湖草

示余今歲入覲又得讀其將母樓詩以忠孝之忱抒
溫厚之旨擬之漢則枚乘十九首擬之唐則張燕公
應制諸什也擬之明則何大復李于鱗近體諸作也
牧仲詎有心於媿肖之哉備乎中和左之右之無往
不宜耳牧仲昔與賈子靜言詩余深服其論載之潮
涸集首以風示海內作者牧仲之自爲詩宜其卓然
大家無所不足如此也余嘗謂本朝詩道最盛軼宋
明而方駕於唐中州詩人有十餘子牧仲後起而上
駟絕塵也後世論詩者當以余爲知言

楊猶龍續刻詩集序

古之善爲詩者莫周公若如關雎麟趾豳風東山及
大小雅文王爪賡諸什大抵皆周公作也顧周公大
聖人也不可以詩人論後世善爲詩者晉有陶淵明
唐有杜子美宋有蘇子瞻明有李空同其他作者林
立要不得與之方駕齊驅雖其學力之深厚哉亦由
其得于天者有獨至也然是數子者當其聲譽蔚起
海內人士仰之如祥麟威鳳景星慶雲希一炙其光
儀不可得而其遇合往往不偶或解綬彭澤或潦倒

夔峽或遠謫瓊崖或繫繫廣信當時既惜之而後世
讀書懷古者亦往往抱其遺編欣賞擊節高歌歛噓
嚮往不能自己嗚呼才人之生也實難數百年而生
一人天殆將與拯溺亨屯之五百名世同其秘惜鍾
異而世人顧喜摧折妬忌阻其登進之路毀其震煜
之名何也然天下忌才者雖衆而憐才者亦復不尠
是以陽春白雪遺世獨立之章終不淹沒於酒媪醋
婦之手而留其萬丈光燄比於日月雲霞以待有心
目者之快覩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

聲聞于天此言有其實者有其名也又曰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此言君子變而不失
其常詩人有好賢之美也若吾年友猶龍楊子其近
代詩人之冠乎沒已數年矣令子履吉與廣平申鳧
盟鷄澤殷伯岩裒集其所爲詩付之梨棗先是猶龍
生平所爲詩無弗示余者今既盡付履吉而鳧盟諸
子又廣之雖有遺失已得十之八九矣余惟猶龍詩
才之妙清新俊逸兼以波瀾老成出風入雅鳳翔鸞
翥歷下竟陵之學不足道也其人品卓絕胸中五嶽

森立故下筆無一點塵蓋嘗撫一卷而太息對萬壑
而冥心自少至長未嘗以家人生殖縈其慮而汲汲
若失者惟知心友朋視爲性命生死以之書屋數楹
襍植名花閉戶高吟動經累月望者視之爲天人矣
丙戌丁亥詩已工己丑庚寅以後超忽入神至蜀道
閬中則人謂子美復生然卒鬱鬱不得志以死縉紳
先生聞而悼痛孤寒之士爲位而哭哭之而涕泗交
頤者指不勝屈余則尤驚心于龍標之五溪夜郎微
之之殘燈冷燄子敬之人琴俱亡也悲哉今猶龍詩

集具在咳唾皆爲珠玉宛轉自成文章鬼神能促其
方至之年而不能促其不羈之才世俗能扼其華靡
之仕而不能扼其磊落之氣崔嵬險道浩蕩煙波能
憔悴其童僕行李疋馬布颿而不能銷鑠其精思湛
解也猶龍之詩與人繼淵明四子之後無疑矣昔徐
昌穀自選平生所爲文錄曰廸功集及病且死抱以
付其子曰傳我必獻吉也而余與猶龍交情著聞海
內知猶龍宜莫余若者向已誌其墓故因履吉之請
而復爲之序其弁副不文知不足以擬獻吉闡幽光

而問奇字尚有望於今之皇甫先生云

申鳧盟詩序

余聞申子鳧盟有年矣未及一握手也數過猶龍案頭得讀鳧盟詩數篇爲之擊節猶龍曰是未足盡之也曩者天運板蕩滄海橫流余與鳧盟及殷子伯岩誅茅廣羊之閒登高長嘯時人莫測儼然杜陵野老與高李二子氣酣吹臺時也今余珥筆秘省而鳧盟方閉戶著書不問人閒事吾不能測其學之所涯際矣余又不禁心折癸巳夏大雨數旬燕趙皆爲澤國申子重趼千里訪余燕邸劇談今昔得以聞所未聞

余既晤鳧盟乃知詩如其人而詩又不足以盡其人
蓋其所蓄者大所養者沈非僅僅一泉石膏肓之士
也已盡出其詩命余讀之則皆直抒天真不受羈縛
澹靜之氣拂拂於筆墨外蓋自成一家言已嗟乎言
詩於今日豈不難哉優孟衣冠萬耳一曠歷下竟陵
勃谿紛呶誰能去組織雕績之習洗摹擬煩碎之陋
以尊其性情於風雅者今鳧盟之性情與人遠矣而
其才與學又足以濟之高風遠韻寄心霞末雖近於
孟襄陽陸龜蒙諸人假使摠其蘊藉以應朝廟燕享
征伐禮樂之制其喬皇麟炳弼中彪外使小儒驚怖
又不知其當何如雖然鳧盟獨以詩名乎哉自其先
節愍公抗節殉難志華日月鳧盟至性過人十年以
來憔悴之色猶見於眉宇忠孝萃于一家篇什其緒
餘耳大陸雖多嶽崎歷落之士然而申子之人與申
子之詩者其爲可傳無疑也

夫詩以言志發抒性情故作者代興論述不一要之
協於三百之義斯爲正耳昔元微之推尊杜子美以
爲薄風雅而該沈宋奪蘇李而吞曹劉掩顏謝而雜
徐庾盡得古今之體勢兼昔人之所獨專要之子美
之詩非取古人一一摹之而包括無遺者性情不詭
於正也或者乃以爲雕績之具應酬之資又或以枯
寂爲尚僻艷爲奇中晚以後波靡斯極矣宋儒研精
理學不尚爲此明自空同諸家外指不多屈詩豈易

嚴就思詩序

夫詩以言志發抒性情故作者代興論述不一要之
協於三百之義斯爲正耳昔元微之推尊杜子美以
爲薄風雅而該沈宋奪蘇李而吞曹劉掩顏謝而雜
徐庾盡得古今之體勢兼昔人之所獨專要之子美
之詩非取古人一一摹之而包括無遺者性情不詭
於正也或者乃以爲雕績之具應酬之資又或以枯
寂爲尚僻艷爲奇中晚以後波靡斯極矣宋儒研精
理學不尚爲此明自空同諸家外指不多屈詩豈易

言哉余向者讀詩數年其於海內賢人君子咏歌之
言汗牛充棟句櫛而字比之出丹鉛以問世數年來
鞅掌公事自愧江淹才盡不復留意而獨醉心於嚴
子就思之詩夫嚴子非僅以詩見者也其廷對之策
洋洋灑灑萬餘言詳明剴切蘊藉端方有賈太傅董
江都之風行世一家言諸篇眉山二蘇未能遠過工
於書法歐褚顏柳兼有其美長安問道者屢滿戶外
殆欲作鐵門限然而嚴子負屋數椽焚香讀書意廓
如也夫世人之登上第擢翰苑者往往有富貴之態

以爲十年後可立致宰相耳而因以變其在平之寒
有之矣卽其詩亦多凄泊少澹泊寧靜之氣今就思
之詩何如哉康獨立而無矜踞之色蕭然高寄而
非枯槁之容言必歸於忠孝意則趨於和平此自得
其性情之正兼有古人之長而不必拘拘學古人者
也卽以詩觀就思而就思之所學亦可見矣桃花將
放蕙草初生一葉扁舟思將過里門而舞萊衣于其
行也先爲之序其詩

此詩以... 沈酣於左國班馬能出己之意而不襲其辭為文之善者也沈酣於漢魏三唐能達己之情而不襲其句為詩之善者也不學詩而可以言詩乎古今才士莫不喜為詩顧可傳者亦少是有故六朝障於詞宋人障於理其為詩之病一而已矣若夫以澹然物外之情出入於古人而不囿其藩籬非情之至者亦未足語於斯也錫山鄒子黎眉遊燕因鮑子以湖北草堂詩示余余讀之未經卷而歎其能達己之情者其蘊

鄒黎眉湖北草堂詩序

沈酣於左國班馬能出己之意而不襲其辭為文之善者也沈酣於漢魏三唐能達己之情而不襲其句為詩之善者也不學詩而可以言詩乎古今才士莫不喜為詩顧可傳者亦少是有故六朝障於詞宋人障於理其為詩之病一而已矣若夫以澹然物外之情出入於古人而不囿其藩籬非情之至者亦未足語於斯也錫山鄒子黎眉遊燕因鮑子以湖北草堂詩示余余讀之未經卷而歎其能達己之情者其蘊

藉也宏其感慨也深其推敲也詳其抒寫也遠如明月之瑩靜於空如秋水之澄澈於壑如雨後遠山之明靚如霜天寒雁之迴翔於古人中似江文通於近人中似袁中郎所謂沈酣於漢魏三唐能達已之情者也豈非詩之善乎黎眉試燕不得志於有司抱璞泣土余慰之曰世雖未知子之文猶幸余知子之詩子可以自慰矣太倉有吳梅村先生者善言詩盍歸而以余言質之

王近微春署詩序

往於初釋褐時望見近微顏色卽歎以爲非常人旣而聞其令恩旁縣盜賊蝟起獨不敢入恩境竊以爲近微生長邊方膽畧英偉兼精練吏事區區邑宰自無難耳連歲在京師乃益得悉近微之爲人且得讀近微之詩近微之人不可以詩窺於詩亦見其一班大約蒼渾高涼極似空同而幽深靜宥之氣又從養氣悟後得之卓然大家也當今爲詩者如燕趙江左中州山左右各有數大家以近微之詩廁其閒不特

雁行且幾幾有問鼎之勢矣近微真雄於詩故吾嘗
閱前史訪故老所聞王威寧王靖遠皆資兼文武立
大功名於世而威寧之詩又蕭灑不羣自成一家言
近微桑梓密邇其聞風而起者耶才無所不宜而又
負兼人之勇胸饒數萬甲兵他日出而膺國家大事
建豎偉伐威寧靖遠真其儔也詎獨以詩傳

許傅巖詩序

中州爲風雨陰陽之所交會得天地純淑之氣故人
才崛起每軼出他方明之何大復李空同爲一代領
袖而近日如覺斯行屋諸先生豈非詩伯文宗振起
藝苑楷模後進者哉傅巖抱僑胝董賈之才在諫垣
直聲赫赫海內想望其丰采而余聽鑰金門梧垣夙
夜追隨數載議論有水乳之合前已序其奏議矣至
其詩前僅得河上諸篇已刻入選集動念民依深得
大東茗華之旨非爲綺靡之音者比也今傅巖請告

將歸復示余以全豹時沈瀟氣清露下天高擊節誦
之令人有開元大曆諸君子之想夫詩之爲道非小
務也人之性情學術事業俱於此見端唐之名公鉅
卿如張曲江宋廣平輩孰不能爲詩者而或者端求
之氣格之閒聲韻之際以是而曰雕蟲小技壯夫不
爲豈知詩者哉如傅巖者興會則颺舉霞起典贍則
金相玉式屬詞則語語驚人用意則篇篇合雅所謂
出水芙蓉非鏤金錯彩當與覺斯行屋諸先生並驅
中原爲斯道之長城也余旣樂得而讀之復樂得而

傳之乃命胥吏錄其名篇庶幾他日復有選集得此
黃鐘金鏞玉壺冰鑑爲重當代卽以傅巖擬唐人河
岳英靈篋中閒氣諸集之首唱可也

且亭秋響序

自且亭詩一出如長離苞羽揚翬九霄天下莫不爭先睹之爲快於是論者遠擬王孟近媿何李余獨以爲楊子之真詩而已茲秋響二十二首乃其偶爾命吟蒼洲野渚寫其高涼寒雁霜鐘通其幽韻然而性情關乎君國憂樂槩夫人天寓婉惻於激昂溼慙直於忠厚兼有屈哀宋怨豈曰白俗元輕可謂五言長城秋懷絕唱也嗟乎哉金刀寶馬盡埋沒於丘山王盤魚燈寄愁噏於樵牧朱顏謝而魯戈難返黃鶴去

而仙人不來烽火阻禽向之思豺虎斷粉榆之夢出
關而噫春夫老於吳下註易而嘆弔客慙於青蠅問
天道之茫茫白衣蒼狗何人事之草草西陌東城獨
此一片秋心誰能遏我真籟隋珠和璧未足比其晶
瑩玉振金聲庶可方其朗潤爾

張汝士詩序

自袁中郎誕秀公安嫖節高標超然物外錦帆解脫
諸集筆舌妙天下其後竟陵鍾譚二公繼起聯鑣海
內瀝瀟嚮風而說者或謂其漸失淳古是烏知詩之
三昧哉夫三湘七澤之閒代有偉人灑宕窈渺矚然
不滓得之天性故往往絕去塵垢遺世獨立繼起接
武于今未艾余在京師與大宗伯龔芝麓先生相過
從則時時言及汝士之詩云其氣骨道上才華瞻敏
追建安而軼三唐旣而自滇南來守真定朞月之閒

政理人和余適以請告家居沐浴膏澤每嘆其學道
愛人媲美龔黃是當載歌載咏而汝士適出所著詩
以示余蓋江南顧茂倫諸子所選定者稱其心得暢
悅以雅以南琳瑯觸目意緒纏綿固已見其大槩矣
余則以爲汝士之詩瑰瑋沈鬱包括闕深而性情肫
摯蕭然自遠如養子寧愚不必賢耕田鑿井官稅足
則張文昌之澹朴也漢口甲申水不流文章都盡一
時收則杜少陵之悲壯也千山齊屈突中無一鳥啼
黃沙與白黍漫滅漢時碑則鮑明遠之蒼涼也捧出

玉漿仙掌味大官任賜紫霞羅則王右丞之清麗也
若昌平公署柰何堂上人皓皓雙隱几則又與陟岵
陟屺同其深情忠孝之氣溢于筆楮閒矣詎可以聲
律目之哉雖然此特吉光片羽耳若盡出其生平所
著則雲蒸霞蔚星輝電燭備四時之氣蘊五岳之奇
漭漭泱泱宮牆美富又不知其何如也余請於政事
之暇受而卒業焉天球河圖其可秘而不散布於人
閒乎因爲識於簡端而並以請

制藝登進士第顧好爲詩其詩自關逕路不欲襲人
牙後津常愛語不驚人死不休終須嘔盡滿腔血之
句故嶮崎歷落而時有和平之音幽深倍聳而自具
宕逸之勢出其中之所欲言不隨俗以爲俯仰其殆
聞巢父之風而起者與假令子美而在今日其握手
贈言不知何如也雖然余之知惟馨也以文而惟馨
以餘力工於爲詩詩與文固非二道也行且爲守令
爲臺諫爲公卿其於爲詩爲文亦寧有二道與出其
中之所欲爲猶然出其中之所欲言不隨俗爲俯仰

而已矣夫不隨俗爲俯仰非今人之所尚也然余於
惟馨棘闈之文則已識其端倪矣而又得之於詩是
以引伸而言之以弁其端且將徵之於他日焉

張越青留別詩序

中州苞靈孕秀固多詩人近如太宗伯王覺斯先生其磅礴潁灝之氣能令燥觚之士變色避席而越青鵠起於後乃有倚馬之才諸體兼長性情宛惻留別詩其一也夫越青固奇士也在諫議久歷銓儀二垣風采動於朝野一旦因湖南長沙衝會重地借才彈壓知己爲之惋惜以爲一路之幸而言論或不能廣被於物然張子無幾微嗟嘆之色觀其詩而其學與養俱可知也以是而撫綏新造之區瘡痍立起呻吟

載息豈有不奏旬宣保寧之績者哉雖然長沙卑濕地也古之君子如賈太傅劉隨州或作鵬鳥之賦或披荒草之什皆不免於幽愁抑鬱之氣以言乎才則美矣以言乎道則未也讀越青留別之詩暢然以適澹然以高吾知其免乎此也

傅歛齋工餘雜咏序

薊門天下重地也嘗讀爾雅戴斗而下爲崆峒又龍門而北萬水皆循九河故道趨碣石燕昭築宮其上居之至今日而紫氣騰翠羣水回互

皇祖先帝以是爲橋山鼎湖豈非開有道之長而衍福祚

於無窮者與然天造地設尤有賴於人工此身號之

痛凡爲臣子者所願負土拮据以慰 弓劍之 靈

威者也維大司空歛齋傅公家世忠孝實膺是任蓋

嘗風雨寒暑戴星家馬上督厥事鳩石庀材衡量銖

黍日無寧晷疑其困憊於烟林霜草危磴急湍閒不
意篇什鴻多乃有工餘雜詠於此見歎齋之忠孝無
往不洋溢激宕也蓋歎齋受知

祖先帝由山左憲副入爲大廷尉游歷今官大司空古
三公也贊襄經營行且使四海胥有寧宇寒士盡庇
廣廈豈特小心翼翼不愆於陵工之職業也乎王
臣蹇蹇匪躬之故歎齋之敬事陵工有之神之聽
之式和且平歎齋之工餘雜詠有之

田髯淵游燕詩草序

田子紅鶴軒詩清逸幽雋庾子山江交通之流也迨
游燕以後則沈鬱伉朗駸駸乎少陵空同之席矣豈
學以年進與抑名山大川有所激動而其才思益宏
放不羈也方今海內作者林立然吳越之間梅村先
生外余首推髯淵髯淵至性過人以忠孝期許於
友誼尤篤故其詩皆有爲而發絕去一切纖弱靡曼
之習使人興起感動味之不窮豈不卓然大家哉倦
游思歸將事親於水西草堂以歌咏自娛烟雲供養

揚亭載酒戶外之屨且蒲田子中之所得亦恐未易
告人則與讀田子游燕之詩可也

嚴方貽詩序

古來文章之妙每多發於少年終童賈傳張曲江李
長源及解大紳李東陽諸公皆以韶齡抒其雄藻卒
登華臚建功業爲時名臣識者蓋卜之於早已夫豫
章初生而具合抱之質千將雖沈必有冲霄之氣金
鳩擘天香象渡河豈凡物所敢望其騰蹕哉余與顯
亭先生雅有契合因數得讀長公方貽詩見其英華
果銳俊快逼人筆下無一點塵其言曰今世之言詩
曰三唐曰何李曰歷下其論詩似也而詩之真旨多

未露尚浮詞則流爲淫蛙逞辨說則入於鄙俚又安
取聲詩爲余將爲其真者耳以故集中諸作洗盡鉛
華直抒胸臆而蘊藉春容又拈鬚苦吟者所不能逮
蓋天才卓犖得之於色相外故超逸絕羣卓然其爲
正始之音也顯亭先生詩余旣於譙明諸子合刻中
序之茲復醉心飽飲於方貽之詩以爲追古賢之芳
躅無難也夫鳳毛獨異推本過庭庶幾海內操觚之
士有志風雅者其亦望禹航而識所歸矣

陸次公北遊襍咏序

年來拋棄篇什無復刻燭拈鬚之致惟冥心捐慮據
槁梧而夢華胥追憶少年賞心卉草之間極目煙霞
之際性情頓覺凝滯豈詩境之易盡哉亦以離羣索
居倡子和女之落落也然每遇佳詩輒復驚喜展玩
不釋非新語可愛卽秀色迎人且其人半生自命發
露於五七言之推敲而因以知其中之所存否則何
所借以測識天下之奇士也若虞山陸次公之詩殆
有三者之美矣余識次公久其詩之境界屢變而愈

工雖生業落拓室有謫聲終不廢我嘯歌讀其北遊
襍咏有相如之才少陵之感焉顧安得乘駟馬過萬
里橋作賦中書堂而令集賢學士觀之如堵墻也雖
然士患中無所存耳烏有存而不遇也次公之姪胥
仲與余家獻宸同薦賢書庚戌春闈又受知於余淵
源有素詩則其學之一端耳詎足以竟其中之所蓄
哉

盧爾唱燕山吟序

冬日朔風栗烈公暇卽歸私舍鍵戶默坐盧子爾唱
忽以其所著燕山吟見示寒夜焚膏讀之不禁作而
歎曰美哉盧子之爲吟也其見道之作乎夫今海內
之爲詩者家握隋侯之珠人擅崑山之璧自以爲摹
擬漢魏而步趨三唐矣其果漢魏耶三唐耶卽使其
優孟衣冠似漢魏似三唐於己之性靈何與耶今盧
子以和平樂易之懷爲比興咏嘆之章以嘉言動物
至情感人而不事纂組爲工雕繪爲巧卽其集中所

云既是畫前原有易何云刪後更無詩是真說詩之
指也至於寄情曠達榮辱得失毫不攖心其視世之
侘傺無聊負區區之才輒冀抵掌立談以取卿相者
爲何如耶夫人惟學無怨尤而又能日取風雅以涵
濡其性情是以每有篇什如春風潤物皓月投懷此
卽求之唐人亦罕有其儔者而盧子乃幾幾乎近之
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顧升山詩集序

今世人作詩多好爲七言近體而難於五言何哉古
人如杜子美王摩詰岑嘉州皆兼工五七言律而李
太白孟浩然則豐於五而歉於七集中殆不數數見
焉昔人謂五言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字如屠沽不得
雖近體猶近於古風非淳於古者亦不能爲也顧子
升山來長安僦居蕭寺傭書索米燈火熒熒午夜不
倦閒以詩投人人讀之不終篇輒擲去以是世罕有
知其詩者一日彭子士報持其和泛舟詩及五言近

體以正於余余知顧子之爲唐音也又知顧子之爲
近體而不離於古風也昔唐渤海高仲武論詩云體
格風雅理致清新觀者易心聽者竦耳若升山之作
其庶幾矣然升山爲詩如此而猶困於裋褐啼饑號
寒世少有捐其半菽一毛者豈果高才無貴仕耶抑
天下猶不乏風塵賞鑒之識而升山特未之遇耶噫
士誠有才亦爲其可以傳世而行遠者耳又奚必沾
沾於目前之一遇哉

胥永公北征百篇序

余與永公同領壬午鄉薦永公少有名余嘗稱其制
舉業有先正大家之風繼登仕版泝水沐其恩波姚
江傳其治譜余則載筆以頌擬於魯山太丘之政然
猶未得讀其詩也乙未秋永公徵拜水衡出北征百
篇授余余見而擊節嘆曰詩之神澹而澤鮮一至是
乎方今風雅蔚興南北連鑣自縉紳以及菰蘆之士
希光景附家隋珠而人和璧論者以爲何李而後於
斯爲盛余省闈之服從海內賢豪長者遊得以縱讀

其所爲詩然綺靡卑弱之習亦往往而有閒與二三
同人欲匡救廓清之而力薄氣孱不足以爲世重輕
則亦徒託諸空言耳今觀永公之詩鑱削鉛華獨全
真理其命意造語如青山原有待明月正相宜山氣
東西合江聲日夜流流水破雲來雲復從山作雲臥
孤閣出天合大江流月與人不寐鐘在水前聞雲臥
風無力山危江有聲此卽求之長慶開成以前亦未
可多得蘇子瞻曰漸老漸奇乃歸平淡非平淡也絢
爛之極也其永公之詩之謂乎夫元音絕響古調不

彈處今日而欲與海內藝林之英挽頽風而追正始
殆不能不奉是編以爲楷模已

潮陽殉節輓詩序

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屈筆以求存並身傳
圖象名垂後世自癸丑甲寅西南發難延及閩粵一
時人心瓦解堅城重鎮皆與逆應徼利之徒遂復屈
膝受事俛首食息既而事平荷

朝廷寬大之恩仍許錄用中夜以思能無恻然先叔麗
榆公任潮陽太守二年之間政通人和不幸兵變逼
以偽官終不肯受攘印而去屢欲殺之念其居官有
聲河朔大族未忍剗刃意欲從容令其服順而先叔

志存霜雪誓報國恩意在乘時得以反正弗克伸
遂拍案扼吭飲泣嘔血終不渝其初念鬱鬱以沒靈
樁北歸踰嶺嶠之巉巖泛江湖之洶湧鷄聲茅店危
險千端丹旆麻衰閉關萬里直道在人親友哀之爲
詩章以志輓弟默彙付劄劄志不忘也若夫表揚疏
奏使貞魂慰于九泉芳烈垂于百世尚有望于督撫
憲臺職居言路諸主持名教之大君子焉

黃庭內景外景經序

崑林子曰世人妄意學仙往往引入旁門祇緣不識
陰陽之大道盲修瞎煉終歸枯朽又或躡躑擔簦重
趺跛足遊名山訪洞府叩禮迂怪之士終不得一言
之益可不哀哉余自幼年頗有出世之志奔走功名
場中近三十載氣血已衰性耽書史孜孜矻矻與管
城子墨卿爲伍精神耗斁誰云樂此不爲疲也幸慧
性未泯每自憶念知此生之可貴而所以貴此生者
必有至妙之訣點檢架上見雲光鬢鬢得黃庭內外

景經乃丁甲之所擁護復有註解其言奧秘殆亦不自人間得來所謂金書玉篇絳簡丹文太上之所寶也於是恭敬奉持募工剞劂非敢妄傳世俗穢濁之人亦惟藏之瓊笈瑤函如有骨節珊珊不食煙火可爲紫霞蓋珠之外臣者余當與齋戒盟心東向授之跪讀萬遍仙乎仙乎驟鸞駕鶴乘彼白雲誰謂長生不死不由人做也

